

## 人物点击



耿家盛，河南省上蔡县人，1963年10月4日出生于昆明。目前是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拉丝成套设备制造分公司车工，车工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云岭首席技师。

1982年毕业于昆明机床厂技校产品表面处理（油漆）专业，分配在昆明铣床厂从事产品油漆工作。1984年11月，调入昆明重工，改行学习车工技术，从事车工工作并兼做铣床、镗床、钻床等工作。

获得鼓励奖、2003年“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昆明地区选拔赛中获车工优秀技术能手称号，在云南省职工技术技能大赛中获车工第二名，被授予“车工能手”称号，并代表云南省参加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其中1990年在全国青工技术大赛云南省选拔赛中获车工第二名、2001年“大西洋杯昆明职工技术技能比赛”中获车工第二名。

2004年4月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4年12月被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2005年4月被国务院和云南省政府分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省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6年2月20日被云南省政府授予“兴滇技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7月4日被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政府授予首届“兴滇英才奖”。

耿家盛6口人，构成了一个全国罕见的特殊技术工人家庭。耿家盛的父母以及一兄一弟一妹，全部是共产党员，除妹妹耿家豫当老师外，5口人全在昆明重工，5口人都是工人，父亲耿鼎、哥哥耿大鹏以及耿家盛自己，是车工，母亲祖振英和弟弟耿家华，要么先车工后改铣工，要么是钳工同时也是车工。

耿鼎是昆钢的八级车工、高级工程师，总工艺师，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产业界赫赫有名的“车工刀具大王”。耿家盛是车工高级技师，耿家华是钳工高级技师。

其所在工作室被命名为国家级的“耿家盛技能大师工作室”，省耿家盛技师工作站，市“名匠工作室”。

2015年3月24日，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从中国工人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高度把耿家盛的事迹提炼为“三高一多”：“思想境界高、劳动技能高、群众评价高、社会贡献大。”

# 一座跨越两个世纪的技术工人丰碑是这样造就的

——记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全国劳动模范耿家盛

文/陈昌云 黄榆

## 家庭篇——

### “耿耿星河欲曙天”

#### “离休”而“工人”的耿鼎

耿家盛是耿家兄弟4人的父亲，是祖报英的丈夫，这是耿鼎的家庭角色，也是每一个有家庭的男性很正常的角色。

但作为社会人，耿鼎的角色复杂而矛盾，不熟悉中国政治、文化语境的人，不容易理解，比如，在耿鼎身上，“技术人员”与“离休干部”是那样地有机自然地交织重叠。

依照有关政策，在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或工作的人，均享受离休待遇，耿鼎1949年8月参加解放军，当然也离休干部，可他在昆明的主要和知名身份却是一个普通工人。

这正是1950年9月3日上午的北京天安门广场阅兵盛况。

从早上6点多就进入现场，站在广场旗杆一侧临时阅兵台上的耿家盛心情在激动兴奋的同时，习惯以军事装备和工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说，“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面上的工厂。”

在耿家盛看来，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军事技术、军用机械和国家工业之间，比如漆工、外型结构、机械走合部分，甚至光洁度……

耿家盛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习的机会，是经济条件和经济上的权力手段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成为其暴力。”

“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代表的军事暴力，表明它自己不是直接的“暴力”，而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技术的高速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半富的煤矿的支配。”

耿家盛觉得这个道理，只不过，耿家盛是从机械工程师的角度，用自己过去33年的工作经验一点一滴去读懂的，“工业不发达，军械制造肯定落后，军队不好使，保卫国家那是空话。”

耿家盛觉得这个道理，是来自他的父亲和同事的环境熏陶。

“易经系辞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这是说，天地和物成为一个环境，所以万物得以滋生。考察耿家盛才的由来略晓，由耿家父母亲所培养的‘营造’的这个家庭氛围十分重要，更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初唐诗人张九龄《湖口望庐山瀑布》诗有两句说得好：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种落寞还可以通过几个现象来揭示：

一个是职工人数的消长。

“感恩心，就不用说了，没有重机厂的培育造就，没有我的今天。组织观念强是说，除非组织根据工作需要来调动，按程序办理，否则，要自己与用人单个人私下交易，一拍屁股走人，抛下谁谁的厂里，我做不出来，也做不到。”

他的话，平实、平淡、平凡，“重机”好的时候，我一个月也挣六七千元，现在遇到困难，收入少了，我就要离开它，企盼犹我的父母，能不能父母老弱，就不要自己的多吗了？所以不能走啊。”

再一个是工人收入的盈亏。

就以耿家盛为例，近几年来，呈现一种下滑趋势，“扣除了工资后，去年平均到手的月收入是3262元，今年1月至8月，这个月均数为2667元，今年7月份，到手的收入1363元。”

耿家盛是耿家兄弟5口，一家子都贡献给昆钢，而在昆钢近60年的历史中，这其中的家庭很多。他们对昆钢的情感远远超过，深爱昆钢，无怨无悔。

昆钢职工上班，是用高音喇叭播放军乐的黄金年代。

“后来这项效果，被省科委列为重大革新项目。”

“耿家盛的‘良药’，他用一个故事道

出昆钢目前的苦衷，重机旁有个农村

青年，农民教育办这么说，‘你不要再干活，就退休你重机厂当工人。’

而侯金富自己，7月份到手的收入699元，侯金富两口人都在耿家盛所在的拉丝机公司，合起来，每月工资是接近1500元的收入，要给大学的孩子读书，我们两口子就剩四五百元了。”

在此情况下，对耿家盛的诱惑是，好几个学校来采访，侯金富，李萍等职工都表示，他现在是重机厂的，要活干，如果去学读书，耿家盛的收入比现在高得多，以耿家盛的意识来说，他脑子里的所谓“铁饭碗”不是传统的单位、岗位，是流动的、一些社会企业，开餐馆、搞汽车修理、卖钢材……

如果秉持“良禽择木而栖”的观念，耿家盛有充分的理由和条件昆钢重机，一骑绝尘，追逐自己的幸福生活，侯金富才不“我在昆钢大了30年了，看到厂房出租给人家搞餐饮，真舍不得走。”

耿家盛现身说法，‘昆钢六七年前吧，重机厂已经不行了，我家的水龙头坏了，我跟侯金富一起去买，店家要8元一个，我说少点吧，店家说，你拿着重机厂的厂牌，就说，看在你是重机厂工人的份上，算了一下，侯金富，李萍都表示，这个房子太破了，以耿家盛的意识来说，他脑子里的所谓“铁饭碗”不是传统的单位、岗位，是流动的、一些社会企业，开餐馆、搞汽车修理、卖钢材……

耿家盛对昆钢的热爱，同侯金富一样，

“侯金富是昆钢的同事，同侯金富一样，

“侯金富是昆钢的同事，同侯金富一样，